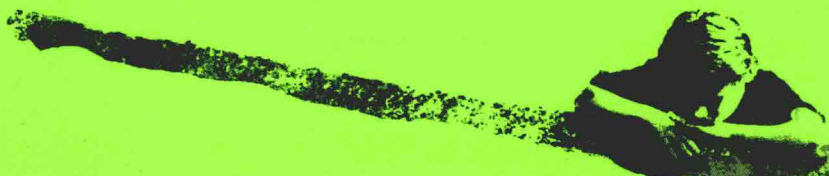


please

thank you

3 子 sister my - the



非关男孩

A

A BOY

NICK HORNBY

from 11

-air / 'si:

上海译文出版社

vi
aut
sis
for my
Later, I
I turne

50 39 ju km giv km 22 mi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关男孩 / (英)霍恩比(Hornby, N.)著;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8

书名原文:About a Boy

ISBN 978-7-5327-5525-7

I. ①非… II. ①霍…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690 号

Nick Hornby

ABOUT A BOY

Copyright © 1998 by Nick Hornb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3-223 号

非关男孩

[英]尼克·霍恩比/著 冯涛/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53,00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525-7/I·3238

定价: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57602918

“你们现在掰了?”

“你开什么玩笑?”

大家经常在马尔库斯并非开玩笑的时候认为他在开玩笑。他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问他妈妈是不是跟罗杰掰了表明他绝对敏感明智：他们先是大吵了一架，然后又躲到厨房里密谈，不一会儿他们又面色凝重地出现，罗杰来到他身边，握了握他的手祝他在新学校里好运，然后罗杰就走了。

“我干吗要开玩笑?”

“那好，在你看来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你们像是掰了。但我要确证一下。”

“我们是掰了。”

“这么说来他离开我们了?”

“是的，马尔库斯，他离开我们了。”

他觉得自己怎么都没法儿接受这事儿。他相当喜欢罗杰，他们三个一起出去过很多次；而现在，很明显他是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并不在乎，但细想想又很怪异。他曾跟罗杰共用过一个马桶，当时的情况是在很长的车程之后他们俩都给尿憋得要命。你会想，如果你跟某个人并排撒过尿的话，总该跟这个人保持联系吧。

“那他的比萨怎么办?”他们在吵架前刚要了三份比萨饼，那三份

饼现在还在路上。

“我们分了它。要是我们饿的话。”

“可是它们很大的。而且他订的不是上面有辣香肠的吗？”马尔库斯跟他妈妈是素食主义者。罗杰不是。

“那我们就把它扔了，”她说。

“要不然我们就把上面的辣香肠去掉。他们肯定不会给你放很多的。大部分都是奶酪跟西红柿。”

“马尔库斯，我现在真的没心思比萨的事。”

“好吧。对不起。你们为什么掰的？”

“哦……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

马尔库斯对她没办法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丝毫不感到惊异。他多少听到了整个争吵的过程，而他一句话都没听明白；好像是某件东西丢到某个地方了。当马尔库斯跟妈妈争吵的时候，你很容易听到争吵的要点：太多，太贵，太晚了，年龄太小，对你的牙齿不好，换个频道，家庭作业，水果。但当他妈妈跟她的男朋友们争吵时，你可以一直听上几个小时仍然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要点何在，根本没有水果和家庭作业这样明确的部分。就好像他们的任务就是争吵，所以想到什么就吵什么。

“他另有了女朋友？”

“我认为没有。”

“你另有了男朋友？”

她哈哈大笑起来。“那会是谁呢？那个送比萨外卖的？不，马尔

库斯,我没有另有了男朋友。不是因为这回事。当你是一位三十八岁、有工作要做的妈妈时,就会有时间的问题。哈!就会有一切的问题。为什么要问?这让你心烦吗?”

“我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他妈妈很难过,这个他知道——她现在老是哭,比他们搬到伦敦来之前次数要多——但他又没概念这是不是跟她的男朋友们有关。他倾向于希望如此,因为这样就都眉目清楚了。她又会遇到别的人,会令她快乐的人。为什么不呢?他妈妈很漂亮,他想,很优雅,有时还很有趣,他估计总有一箩筐像罗杰那样的小子会围着她转的。但如果不是因为男朋友,他就不知道可能是什么了,肯定是很糟糕的事了。

“你介意我交男朋友吗?”

“不。除了安德鲁。”

“哦,没错,我知道你不喜欢安德鲁。但总体来说呢?你不介意这个主意吧?”

“不。当然不。”

“你在所有事上确实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考虑到你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理解她的意思。第一种生活于四年前结束,那时候他八岁,他妈妈跟他爸爸掰了;那是那种正常乏味的生活,生活内容不过是学校、假期、家庭作业以及周末去看爷爷奶奶。第二种生活更闹些,包括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地方:他妈妈的男朋友们跟他爸爸的女朋

友们;公寓跟住宅;剑桥跟伦敦。你都不能相信只是因为一种关系结束了就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不过他并没有心烦。有时他甚至想,比起第一种生活来他更喜欢第二种。有更多的事发生,那本身就是件好事。

不过除了罗杰之外,在伦敦并没有发生太多的事。他们才来这儿几个星期——他们是在暑假的第一天搬过来的——但到此为止已经相当无趣了。他跟他妈妈一道去看了两场电影,《小鬼当家Ⅱ》,不如《小鬼当家Ⅰ》好;还有《亲爱的,我把孩子放大了》,同样没有《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好看,而且他妈妈说现在的电影都太商业了,当他在她这个年龄的时候……等等等等,他记不得了。他们还去他的学校看了一眼,又大又恐怖,他们还在他们的新家周围散步,这个地区叫哈洛威,他们好一阵坏一阵,他们多次谈到伦敦,谈到他们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可能是如何终得圆满的。不过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坐等他们的伦敦生活自动开始。

比萨到了,他们直接就着盒子把它们给吃了。

“它们比我们在剑桥吃的要好,是不是?”马尔库斯开心地说。这不是实情:他们是从同一家比萨公司订的,但在剑桥还无须跑这么远,所以比萨还不至于这么潮乎乎的。他这么说只是因为他觉得应该说几句乐观的话。“我们看电视好吗?”

“想看就看吧。”

他在沙发背后找到了遥控器,迅速把频道过了一遍。他不想看任何一部肥皂剧,因为肥皂剧总是充满了麻烦,他担心肥皂剧里的麻

烦会使他妈妈想起她自己生活中的麻烦。所以他们就一起看了一档自然节目,讲的是一种一直生活在岩洞最底下的鱼类,这种鱼什么都看不见,也没人能从这种鱼身上看出什么来;他也就不必担心这会让妈妈过多地想起任何事来了。

二

威尔·弗里曼有多酷？有这么酷：他跟一位他都不怎么认识的女人睡了三个月（得5分）。他曾花三百多镑买了一件夹克（5分）。他曾花二十多镑理过一次发（5分）。（在1993年你又怎么可能花少于二十镑的价钱理一次发？）他拥有5张以上的hip-hop唱片（5分）。他服用过摇头丸（5分），而且是在一家夜总会而不单单是在家里当作一种社会学上的经验服用的（再奖5分）。他打算在下次大选中投工党的票（加5分）。他一年赚四万多镑（5分），而且他还不需要很努力地工作（5分，而且他还因为根本就无须工作又得了5分）。他在一家提供玉米粥和切成薄片的巴尔马干酪的饭馆用餐（5分）。他从未用过带香味的安全套（5分），他已经卖了他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唱片（5分），而且他不但留过一阵子山羊胡（5分）而且已经又把它们给剃掉了（5分）。坏消息是他从未跟照片上过报纸或杂志风尚栏的女人做过爱（减2分），而且如果要他说实话（如果说威尔真有什么接近于伦理学上的信仰的话，那就是：在做测试问卷时撒谎是绝对错误的），他的确仍然认为，拥有一辆跑车是会吸引女性的目光的（减2分）。尽管如此，他的得分是……66分！他酷到，据测试问卷给出的解释，零度以下！他是干冰！他是雪人身上的冰霜！他会因体温过低而被冻死！

威尔不知道该拿这些测试问卷认真到何种程度，但他又没时间

来细想这种事；一本男性时尚杂志认为你很酷，这可实在接近于一次真正的成功了，这么一种时刻可是值得珍视的。酷到零度以下！你不可能比零度以下更酷了！他合上杂志，把它放到浴室里一堆类似的杂志上面。他不能把这些杂志都保存起来，因为他买的实在太多了，但他不想就这么匆忙地把这本杂志给扔掉。

威尔有时候会想——并不经常，因为他并非经常陷入历史性遐思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在六十年前会是怎么过活的。（“像他这样的人”的意思就是，他也清楚，那种有点特殊的一群；实际上，六十年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人跟他一样的，因为六十年前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有一个像他这样以同样的方式赚钱的父亲。所以，当他想到像他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并不是指完全像他的人，他只是指那些整天并不真正需要做任何事，也并不特别想做什么事的人。）六十年前，威尔赖以消磨时日的东西还都不存在呢：那时候没有日间电视节目，没有录像带，没有花花绿绿的杂志也就没有测试问卷，虽然可能也有唱片店，但他听的音乐类型还没发明出来呢。（刚刚他还听“涅槃”乐队和斯诺普·多吉·多格^①的唱片，而你在1933年是找不到多少听起来跟这种音乐类似的声音的。）那可能就剩下书了。书！他会不得不找份工作，那几乎是一定的，否则的话，他会发神经的。

现在可就容易了。简直有太多可做的事了。你不再需要有你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单单靠越过篱笆偷窥他人的生活过活，因为你就生

^① Snoop Doggy Dogg，著名饶舌歌手。

活在报纸、《伦敦东区人》、电影、忧伤得精致无比的爵士乐或是粗鲁的饶舌歌里面。二十岁的威尔如果知道他到了三十六岁的时候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会很吃惊,也许还会很失望,但三十六岁的威尔对此却并不特别不开心;这样子起码不至于弄到一团糟。

真是一团糟!威尔的朋友约翰家就充满了这种东西。约翰跟克里斯汀有两个孩子——第二个上星期才生出来,威尔已经接到传唤去看那个小东西了——他们生活的地方,威尔忍不住不想,真不体面。颜色鲜亮的塑料制品铺满地板,录像带躺在录像带盒子外面,两者都在电视机旁边,白床单扔在沙发上面,看起来被当作一张巨无霸厕纸用了,虽然威尔宁肯认为那些污迹是巧克力……人怎么能这么过日子?

约翰在厨房给他沏茶的时候克里斯汀抱着新生儿进来了。“这是伊莫金,”她说。

“哦,”威尔说。“对了。”接下来他应该说什么?他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的,但谅他一辈子都想不起来了。“她可真……”不行。全跑了。他把谈话的努力集中到了克里斯汀身上。“那你现在怎么样,克丽斯?”

“哦,你知道的。有点筋疲力尽。”

“就像一根蜡烛两头烧?”

“不。只不过生了个孩子。”

“哦。没错。”所有的一切都能回到那个倒霉的孩子身上。“这

会使你相当累的,我猜。”他已经故意等了一个礼拜以避免不得不谈论这种事,结果证明等也是白等了。他们仍然得谈这个。

约翰端着一个托盘和三杯茶进来了。

“巴尼今天到他奶奶家去了,”他说,威尔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必要解释这个。

“巴尼怎么样了?”巴尼两岁,这就是巴尼的状况,除了他父母以外谁都不会对他有兴趣,但是,为了某些他永远都琢磨不透的原因,他又似乎必须得对此发表几句评论。

“他很好,谢谢,”约翰说。“他这会儿正是个小恶魔呢,你留心点,他还不太确定该怎么对待伊莫金,不过……他还是很可爱的。”

威尔以前见过巴尼,知道他实际上一点都不可爱,所以他选择忽略这个不合逻辑的推论。

“你怎么样,威尔?”

“我很好,谢谢。”

“有点想要一个自己的家了吗?”

我宁肯吃巴尼的脏尿布,他想。“不,”他说。

“你可成了我们的心病了,”克里斯汀说。

“我这样就很好,谢谢。”

“也许吧,”克里斯汀自鸣得意地说。这两个人开始让他感到生理上的不快了。首先,他们有了孩子就已经够糟的了;他们干吗还想通过鼓励他们的朋友犯同样的错误来加重他们本身的错误?这些年来威尔已经确信,在生活中不必像约翰和克里斯汀弄得他们自身不

快乐那样弄得自己也不快乐还是有可能的(他确信他们不快乐,虽然他们已经像是洗过脑一样,根本认识不到自己不快乐了)。你需要钱,当然了——这就是生孩子的唯一理由,就威尔的观点而言,当你老了没用了成了穷光蛋了,你的孩子们会照顾你——但他有钱,这就是说他能够避免这一团糟以及把厕纸扔得到处都是还要劝朋友们把他们的生活也弄得跟你一样悲惨的可悲需要。

约翰跟克里斯汀曾经当真很不错的。那是威尔跟杰西卡交往的时候,他们四个当时每周一起去夜总会一两趟。他跟杰西卡是在她想把泡沫跟无聊转变成某种更坚实的东西的时候分手的;威尔一度很怀念她,暂时性的,但他更怀念夜总会。(后来他还碰到过她,有时候,中午出来吃个比萨的时候,她就会给他看她孩子们的照片,并且告诉他他是在浪费他的生命,而且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她就因为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真是太走运了;然后她又会告诉他总之他是没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他会告诉她他根本就无意为自己的人生找到这条或是那条出路;然后他们就在沉默中坐着,互相盯着对方。)现在,约翰跟克里斯汀又重蹈了杰西卡的覆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如何他对他们是再也不想领教了。他并不想见到伊莫金,也不想知道巴尼到底怎么样,他不想听到克里斯汀有多累,现在他们就只剩下累了。他不想再为他们心烦了。

“我们在想,”约翰说,“你是否会愿意做伊莫金的教父?”然后他们两位面带期待的微笑坐在那儿望着他,就像他会兴奋得一跃而起、痛哭失声或是用个激动的拥抱把他们撞倒在地毯上。威尔紧张地笑了笑。

“教父？关于教堂什么的？生日礼物？如果你们飞机失事了就收养她？”

“是的。”

“你们开玩笑吧。”

“我们一直都认为你其实是深藏不露的，”约翰说。

“啊，但你看我并没有什么深藏不露。我确实就浅。”

他们仍在微笑。他们还是不理解。

“听着。对你们的盛情我很感动，但对我来说，我想不出更糟的事了。我是认真的。这事只是太不适合我来做了。”

他没再待多久。

一两个星期之后威尔就遇到了安吉，第一次当了回临时继父。如果他能掩饰一下他的骄傲以及对孩子、家庭、家庭生活、一夫一妻制以及早早就上床睡觉的痛恨，他也许就会免于那一串可怕的麻烦了。

三

在第一天夜里,马尔库斯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醒一次。他能从他的恐龙闹钟的夜光指针上读出确切的时间:10:40,11:19,11:55,12:35,12:55,1:31……他简直不能相信他第二天早上还得回到那个学校,还有后天早上,大后天早上,大大后天……当然,然后就是周末了,但在他余生中的差不多每天早上情况都会是如此。每次醒来,他首先就在琢磨,肯定会有办法经过、绕过或者甚至直接穿过这种可怕的感觉;以前,无论他因为什么而烦恼,通常他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告诉妈妈他在为什么事心烦。但这次她肯定无能为力了。她不会把他转到另一个学校,即使她真的给他转了学也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他还是他自己,而在他看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只是不适应上学而已。起码,不适应上中学。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你又怎么能把这个解释给任何人听呢?对某些事不适应是没什么的(他已经知道他不适应派对,因为他太害羞了,他也不适合穿宽松裤,因为他的腿太短),但不适应上学可是个大问题。根本没办法绕过去。有些孩子,他知道,在家里由父母教育,但他妈妈做不到,因为她得出去工作。除非他出钱雇她教他——但她不久前才刚刚告诉过他她一个星期就能挣三百五十镑。一周三百五十镑!他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去?靠送送报纸可绝对不行,这个他很清楚。他唯一能

想到的另一种不去上学的孩子就是麦考利·科尔金^①。曾有一档星期六早间电视节目说到麦考利在一种活动住宅那样的地方接受私人家庭教师的教育。他琢磨着,那也不错。简直是很棒,因为麦考利·科尔金可能一周就能挣到三百五十镑,也许更多,那就意味着如果他是麦考利·科尔金的话他就能雇他妈妈来教他了。但如果想做麦考利·科尔金就意味着要会演戏的话,那还是免谈吧:他在表演方面简直是个白痴,因为他痛恨站在大庭广众面前。这也就是他之所以痛恨学校的原因。所以他才想成为麦考利·科尔金。所以过一千年他也成不了麦考利·科尔金,更别说几天之内了。他明天就得乖乖地上学去。

整个晚上他都像回飞镖^②一样想个没完:一个主意会一下子射到老远,直接飞向好莱坞的某个活动房间,过一会儿之后,在他离学校和现实能多远就有多远了的时候,在他已经相当快活的时候,飞镖又飞回来了,砰地正打在他头上,把他晾在他开始遐想的地方。而每一次来回都离天亮越来越近。

吃早饭的时候他很安静。“你会适应的,”他妈妈在他吃麦片粥的时候说,可能因为他的表情很悲惨。他只是点点头,冲她微微一笑;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已经有好几次他知道,他体内有某个地方知道,无论是什么事他总会习惯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过一些严峻的事

^① Macaulay Culkin,著名童星,《小鬼当家》系列的主演。

^② 回飞镖(boomerang)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使用的一种木制飞镖,具有特别的弧度,掷出后能自动返回投掷者手上。

不一会儿就变得柔和多了的经验。在他爸爸离开他们的那一天，他妈妈跟她的朋友科琳带他去了格拉斯顿伯里，他们在一个帐篷里玩得很开心。但学校这件事却只能越来越糟。那可怕、恐怖、骇人的第一天将是他以后要过的日子的样板。

他到学校的时候还早，他来到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待在那儿还是安全的。昨天让他难过的那些家伙可能不属一大早就到校的那一类；他们可能正在外头什么地方抽烟嗑药欺负人呢，他心情阴郁地想。教室里有一两个女孩，不过她们都没注意他，除了在他往外拿阅读课本时听到她们的哈哈大笑之外，倒都跟他井水不犯河水。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除非你专职盯在那儿找取笑的对象。但不幸的是，以他的经验而言，大部分半大孩子却都属这类人。他们像鲨鱼一样在学校的走廊上来回巡游，只不过他们虎视眈眈的不是肥肉，而是不合身的裤子，不合适的发型，不合脚的鞋子或是所有那些能让他们乐得要命的东西。因为他通常穿的总是不合脚的鞋子或是不合身的裤子，而他的发型又从来没合适过，所以一周内的每一天，他根本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就够让那帮家伙发狂的了。

马尔库斯知道他有些怪异，他也知道他之所以有些怪异的部分原因是他妈妈也有些怪异。她只是意识不到这些事。她总是告诉他只有那些浅薄的人才会从穿着和发型上判断一个人；她不想让他看垃圾电视节目，或是听垃圾音乐，或是玩垃圾电脑游戏（她认为这些